

生活  
百味

甜李满枝



明思践悟

近日下乡回老家,发现成熟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出美丽动人的景色。

四年前一个初春上午,姚叔送来两棵李树苗,紫红的树皮,粗壮的根,我选择在房前河边栽下。当年就长出两米高,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第二年就开花结果。

今年初春,竟然看到李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匍匐着一束束纯白的花骨朵。“桃花红兮李花白”,春阳下,蜂飞蝶舞,芬芳阵阵,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叶出花谢,在那椭圆形、带锯齿的嫩绿小叶下,米粒大的小李子,好像一串串碧绿的玉珠。我担心结得太多,忍痛割爱,爬上梯子疏果。后来施肥、培土、浇水。

辛勤的汗水换来丰收的喜悦。现在,青里透黄的李子压弯了树枝,香气扑鼻而来。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要一个接一个地品尝,感受夏天的清新与甜蜜。



桃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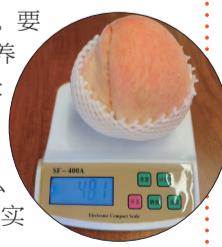


Ruby

姐姐在开沙岛江心寺认养了一棵桃树,每年七月,他们都会去摘桃。今年我第一次加入。

那棵桃树上挂着上百只桃子。我们边摘边笑,一口气摘了四大筐——挑出模样周正的装盒,准备送给亲朋好友;卖相一般的就留着自己吃。

最惊喜的是,我们在这堆桃子里找到了一只“桃王”!有近一斤重呢。要知道,姐姐认养的是无锡湖景水蜜桃,这品种个头本就不大,能长出这么沉甸甸的一只实在难得。



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捧着这只桃王往家走。姐姐说,要把它送给没一起来的妈妈,让她也尝尝这份特别的甜。



老兵

当南黄海的风裹着咸涩的气息叩击窗棂,胸腔里便翻涌起三十五年前的潮声。那潮声带着岁月回响,在骨血间反复激荡,将某个清晨的军号凝成永恒的琥珀。指腹滑过相册泛黄的褶皱,年轻眉眼上跃动的晨光似乎还能触到旧军装铜纽扣的微凉。一枚小小的罗盘固执地指向生命最初的海岸线。

犹记寒霜浸透的深夜,尖锐哨声刺破营区寂静,我们如骤然拉满的弓弦弹射而出,滚烫的呼吸在冬夜凝成白雾。枪管结霜时,海风正把冰针扎进骨缝。浓雾深处浮动的轮廓,是海天混沌压在年轻肩头的墨色苍

## 涛声刻骨



穹,是新兵初次触摸的沉甸甸黑暗。那些在绿军衣上结晶的盐粒都钙化成骨髓里一寸寸年轮。

每逢八一军旗猎猎作响,熟悉的号角便如浪涌上心头,血脉里回荡着正步踏响的鼓点,耳畔萦绕着南黄海亘古不息的心跳。临窗远眺,城市霓虹于暮色中次第绽放,恍然又见月下沉默的枪刺倔强

地丈量满天寒星;褪色的戎装早已羽化为精神的白帆。多少激流淘洗之后,被浪花反复雕刻的青春印记终成镶在国土礁盘上的永恒贝壳。

时光在额头上刻下沟壑,胸中火焰却愈燃愈烈。海风不老,涛声永恒。纵使卸甲多年,我仍是颗能随时上膛的子弹,一颗永远铆在军旗上的钢钉。

乐活  
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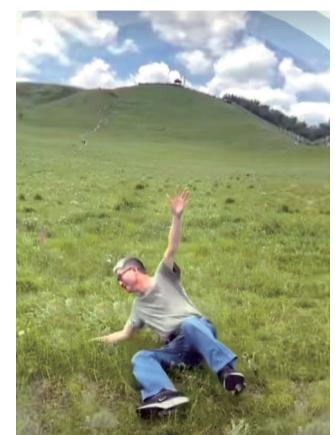
滚草原

微微一笑  
很倾城

文友老吴刚刚从儿科医生的岗位上退下来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塞罕坝草原,他要圆一个梦:当了四十年医生,每天在医院和家两点一线之间游走,多么想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原上放飞一下自己!

来到草原上,满眼的绿如绸缎般铺在脚下,闻着青草的清香,老吴情不自禁地扑倒在草原的怀抱里。他伸展手臂在草原上打起滚来,从高处往低处滚,从近处滚到远处,一直滚得气喘吁吁,再也滚不动了。耳边有风的低吟,眼里有太阳和白云在摇晃,此刻,他不是孩子们眼里慈祥可亲的吴爷爷,而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此刻,他已经化身为草原上的一棵草,而不是家长们嘴里的吴主任、吴专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重新回到这个崭新的世界。

老吴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爱孩子们,每个孩子都害怕上医院见“白大褂”,但是来见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哭着来笑着走,回头还依依不舍和我来一句“爷爷,再见!”其实,今天我才发现:在草原的怀抱里,我也是个孩子,也需要安慰和爱抚。



## 一条旧军裤



唐颖中

自小梦想参军,然而,因种种原因,无缘参军成了我人生憾事。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弟弟如愿走进军营。



弟弟参军的第二年,给我寄回一条崭新的军裤,的确良质地,我穿上正合身。我喜欢绿军装,曾无数次在梦里穿着。那年,我已工作,每至春夏,这条军裤几乎天天穿在身上,为避免裤子因久坐磨白褪色,特意在椅子上平铺一块布垫。

当时我还是单身汉,自己洗衣,每逢星期天,我换下军裤,洗净晒干,星期一上班接着穿。我长期身着这条军裤,很多不了解我的人都以为我是退伍军人。

1983年夏季汛期,单

位办公楼被淹,我和同事们在水中搬运办公桌,没注意桌腿上有一颗钉子,“嘶”的一声将我军裤的胯部划了个“L”形的口子,我摩挲着被划破的军裤,沮丧极了。

后来,母亲替我在缝纫机上补好划破处,母亲手艺特别好,不注意便看不出。我又穿了两年多,直到裤脚下起毛泛白,才将军裤洗净叠好收藏起来。

40年里我搬过4次家,旧衣裳扔了一件又一件,可这条军裤收藏至今,慰藉着我的参军梦。

## 军用挎包里的家书



灵,异

晚上整理旧物时发现了30多年前部队发我的一个绿色军用挎包,里面是我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服役期间收到家人及亲朋好友的200多封信。其中较早的一封是弟弟1993年1月18日的来信。那天,他从淮阴食品工业学校放寒假刚到家,给父亲带了一条“罗曼蒂克”牌香烟和一个打火机作为新年礼物。

信里记着那几天的光景:父母刚以3.95元/斤卖出了97只老母鸡,得了1000多元;老母猪下了14只小

猪崽,1.4元/斤的行情让他们盘算着来年的指望。那时我刚到北京当兵,还在大兴新兵连适应着北方的寒冬,而父母的心情大概像冬日的阳光般复杂,既有孩子归家的暖,也藏着对我未来不确定的忡忡。他们把对我的牵挂都藏进了这封信里。

一晃32年过去了,信里提到的奶奶、父亲、叔叔丁汉明、堂兄华侯都已作古。泛黄的信纸上,那些关于收成、关于归期的絮语,早已在身后织成了一张温柔的网,网住了再也回不去的人,也网住了再也追不上的青春。忽然忆起那时候过年,一大家子挤在老房子里的热闹场景。现在房子换大了,菜也更丰盛了,可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能是少了总爱给我们塞红包的老人,可能是兄弟姐妹各自成家后凑不齐的时间,也可能是那份对“团圆”最纯粹的期待感。

那些以为漫长的岁月、那些热热闹闹的瞬间,其实都是限量版,在某个抬头的瞬间让我们惊觉:“原来人生海海,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别等“下次有空”,就趁现在!



本版投稿方式:

邮箱 jhwbpqyq@163.com 或扫二维码(如下)。投稿时请注明“投晚报·朋友圈·版面”,同时附上微信名、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